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句烫手背、暖心窝的话：“同志加友谊”，相当于60后男人们的豪言壮语“朋友加兄弟”。

轮到我校小学，“文革”开始，混到中学毕业，“文革”结束。有个特征：有文化、无知识。所谓文化：忠诚与义气。它们来自旧戏、连环画、底层社会。至于知识嘛，说来汗颜：“外文只识KTV，中文只识人民币。”学生嘛，有教育，无教养，属于“爷娘死养了”的“小赤佬”。

我的中学时代，有中学，无高中；有中学，无重点；有中学，无大学。学生有考试，无留级：上课好比入寺庙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；上学尚比报户口，有学籍证明，无毕业文凭。小学到中学，如同坐电梯，不是考

上来的，而是升上来的，即便大字不识，一样毕业。我们班有一个“半戆”，“文革”前已经留级两次，“文革”开始，滞留我们一年级（4）班，从此止跌回升。我们三年级，

许自己一个儿童节

张建强

到广场去散步，看到一群孩子在追逐嬉闹。他们那肆意挥洒的快乐，无忧无虑的笑声，一下子把我拽回虽然贫穷却不乏快乐的童年……

小时候，我生活在乡下。当时的农村，没有电视看，电脑闻所未闻，甚至家里有台收音机都是一件奢侈品。大人们整天地里有忙不完的活，根本没有时间管自己。除了上学，不用上这班那班，其余时间全由我们自己来支配，我们有的是时间疯玩。学着电影上的解放军，用柳枝编一个圈，神奇地戴在头上；竹竿一头扎上马尾，蹑手蹑脚去捉树枝上炫耀歌喉的知了；你当爸爸，她当妈妈，大大方方过家家；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，一蹲就是好半天，忘记回家，忘记吃饭……

我们玩的最多的就是“捉迷藏”，随时随地，也不需要任何道具，游戏就可以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。一次我躲藏在刚收割的麦垛里，小伙伴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我，时间一长，我犯起困来，竟然迷迷糊糊睡着了，一觉睡到天大亮，害得父母发动街坊邻居找了我一整夜。挨训自然是免不了，但心中的不悦，瞬间便被玩的快乐所替代。

光阴荏苒，日子过着过着，我们已经不再年轻。我们就像那只掰玉米的小猴，一路掰，一路丢，童年的游戏，童年的欢乐，早已丢光在岁月的旅程上。日子要比当年不知富裕多少倍，但心境却穷得只剩下烦恼与忧伤。

又是一年“六一”到。我突发奇想，在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里，不妨给自己未泯的童心放个假，邀上亲朋好友，实实在在再给自己过个儿童节。抛开成年人的思维，卸掉生活的负累，像孩子一样游戏与玩闹，让快乐肆意流淌。只要快乐，就够了。

周末傍晚，我在上网时，儿子扯着我的衣服吵着去公园。

“外面下雨呀，你看，满地是水。”

透过玻璃窗，儿子看着飘飞的雨滴，半晌没说话，眼中却毫无掩饰地流露出深深的失望。

“我们带雨伞去，好吗？”儿子乞求我。

“我们昨天不是才去过吗？今天为什么还想去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和姐姐说好了，今天再去。”

“姐姐不会去的，雨这么大。”

“会的，姐姐会去。”儿子的声音低低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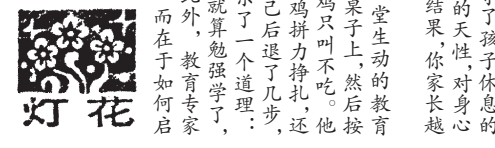
望着儿子渴望的眼神，我想了想后说：“好吧！我们去公园。”

穿上雨衣，骑上摩托车，我们风雨无阻去了公园。公园里，烟雨迷茫，杳无人迹，草地上



他已经发育了，“说话带点喉音”（《列宁在十月》里的台词）。还有一个“戆嗒嗒”，他的“亮”点是：戆进不戆出。

那时的同学都是前后公房的，都是“学区房”的邻居，知根知底，不像现在，同桌的你，不知道住在哪里，就像三毛寂寞地咏叹：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”更不知父母干什么的。我们的同学，属于一个社区、一个阶级，甚至一个企业、机关的子弟，不仅知道他家住在哪里，几号几楼几室，还知道他家床在哪，饭桌在哪。因为可能我住四楼，他住三楼，窗帘又薄，



以谎称鸡今天没有下蛋，葱矮了也未必被关注，但油瓶空了一定会被发现。我们就坐山观虎斗，欣赏“竹笋烤（拷）肉”，主角他娘，配角是他。

那个时代的同窗，直到现在还走动，一年总有个聚会。这些陈年往事，如梅干菜，不断放到桌面上翻炒。我们聚会，可以没有美食、美酒、美女，但不能没有这碟“陈皮梅”！

我的小学，在大杨浦，同学往往是工人子弟，如今聚会，口味依旧很重，皆“荤君”“肉食者”！聚会就是“猪八戒碰头会”。小学揭短必不可少，每次的段子，大同小异。我知道：廉颇老矣！

从完整的意义上讲，“老朋友”的标准：始于发小，始于小学，尚未夭折。所谓老朋友，就是老不死！

忽然想到“好朋友”的定义，往往是童年时代的“坏孩子”，他们才会为你“奋不顾身”，甚至“两肋插刀”。

至今依然往来的小学同学，往往是“皮蛋”们，都有绰号。有缺点才有绰号。好小孩就是乖孩子，“好得来没有屁眼”，他们“有姓名，无绰号”，因为没有缺点，好比清蒸海鲜，忘了放盐，没有味道。“坏孩子”属于



于盱眙小龙虾，档次很低，味道蛮好。

绰号往往是贬损的，可以被直呼的人，一定有自信，有雅量，久而久之，只知绰号，姓与名则掩而不彰。有次，见某君在基金招募酒会上，我就拍拍那位肩膀：阿歪（沪音：划）。他转头，先怒后喜，原形毕露，大呼小叫：“大勒疤！依吓死人，吾以为‘钉耙’寻吾换外汇券！”彼此举着酒杯，纵声大笑。

有些所谓的“好孩子”，无缺点，无特点，无绰号，无记忆点，如今姓名谁也在想不起来，但不遗憾。他们不知道付出，更不会两肋插刀，往往是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“戆进不戆出”。

我不好意思地对小女孩的母亲说：“麻烦你啦！”

“麻烦什么？孩子高兴就好。她在家一直吵着要来，说是和灿灿弟弟约好的。”女孩的母亲说。

“一样！一样！臭小子在家一直求我，没办法只好带他来了。他说得那么认真，还是约好的，看他那一脸期盼，不带来不行。”

“孩子对诺言倒比我们大人还认真！”

“是呀！可我还是经常忽视了儿子的想法，以为他人小，随便敷衍就可以了，我想我是错了……”

我的心情就像这雨后的天空，亮晃晃的。我很高兴自己最终带儿子来公园，让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。看着欢愉的儿子，我也开始重新思考尘封已久的关于诺言，关于诚信的问题：这一生中，我们都曾许下过许多诺言，可是我们兑现了多少？

快乐是最好的礼物

高国春

教育家陶行知曾给学生上过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他把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按住公鸡的头，强迫它吃米，可是大公鸡只叫不吃。他掰开鸡的嘴，把米硬往里塞。大公鸡拼命挣扎，还是不吃。最后他把鸡放到桌子上，自己后退了几步，大公鸡却啄起来米。陶行借此喻示了一个道理：如果强迫孩子学习，他是不快乐的，就算勉强学了，也是食而不化，迟早要还给老师。此外，教育专家指出：儿童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，而在于如何启迪智慧，孩子的学业负担不宜过重，应该快乐、轻松地成长。如今，我们的孩子缺少的恰恰就是快乐。

让孩子们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度过个儿童节，并把这种快乐延伸到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天，这才是给孩子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。

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之后，被终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。那个岛人烟稀少，气候无常，每天，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一天又一天，他就这样在荒岛上过着寂寥无味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拿破仑的一位密友通过很多方法打听到他被流放在这个荒岛上，于是，这位密友费尽心机，打点了很多，终于给拿破仑带去了一副象棋。这位昔日的皇帝就像遇见了知音一样，象棋成了他的朋友，他常常一个人默默地下棋。他的后半生，几乎都是在和象棋的对话中度过，直至慢慢地死去。

很多年之后，拿破仑下过的这副象棋成了炙手可热的收藏品，几经辗转，这副象棋被一位收藏家以高价购得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这个收藏家发现其中一颗象棋的底面可以打开，当他打开后，惊呆了，原来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如何从这个岛上逃出的详细计划。

我们不禁要为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皇帝叹息：是什么让他没有发现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呢？是信心。当他在滑铁卢战败的时候，当他流放到孤岛的时候，当他与象棋为伴的时候，他的信心，早就消失殆尽了，一颗没有了欲望和激情的心，就成了一副躯壳。

信心，就是一战持久战。当你因为时间，因为挫折，因为环境而不再坚持的时候，信心也就与你背道而驰了。

于盱眙小龙虾，档次很低，味道蛮好。

绰号往往是贬损的，可以被直呼的人，一定有自信，有雅量，久而久之，只知绰号，姓与名则掩而不彰。有次，见某君在基金招募酒会上，我就拍拍那位肩膀：阿歪（沪音：划）。他转头，先怒后喜，原形毕露，大呼小叫：“大勒疤！依吓死人，吾以为‘钉耙’寻吾换外汇券！”彼此举着酒杯，纵声大笑。

有些所谓的“好孩子”，无缺点，无特点，无绰号，无记忆点，如今姓名谁也在想不起来，但不遗憾。他们不知道付出，更不会两肋插刀，往往是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“戆进不戆出”。

看到孩子与母亲相随的画面，令人温暖。母亲真的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。

可是，行走街市，也总能听到母子之间冷冷的对话，其实，大多是母亲的独语。有时听了，令人心惊不已。

一天早晨，步行上班。正走在斑马线上，忽听到一位母亲大声训斥身边的儿子：不要觉得95分就好了，才第9名，离前三还差远了，跟你说过，四年级很关键……低着头的儿子一脸沮丧。

我听了，心生对孩子的同情。不知道孩子今天上课的心情会怎样？这是个无知又贪婪的母亲。

还有一次，从图书馆出来。一位母亲，正给自己才八九岁的儿子上“哲学”课，隐约听到什么“自信”“坚韧”“淡定”的字眼，儿子微皱双眉，似乎一头雾水。

想必当妈妈的，希望儿子在人格上尽快成熟，可是，你怎就不能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教育呢？或者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潜移默化，引导他要自信坚强呢？如此“哲学化”的教育，不仅无效，还可能让孩子在生活中唯恐不自信，变得失去童真，患得患失。在孩子心里，总是把母亲的话很当回事的。

更夸张的是，有次周六，在一家点心店，邻座一对母女，母亲上衣有美容店标识，女儿面容干瘦，苍白，听母亲在与同事说，吃完她要去学钢琴，学完去补数学，晚上还有书法课。我忍不住问，孩子几年级？母亲说：二年级。我说：你怎么给她加这么多分量？母亲答我：现在都这样啦！钢琴她喜欢的。孩子马上嚷嚷：我不喜欢！是你硬让我学的。母亲立马眼睛一瞪，脸呈怒气：看你以后还有出息！

搞美容的母亲，是因为觉得自己没出息，而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？看孩子无血色的白净小脸，真有点为她担心，如此重压，能扛得住吗？

那些孩子母亲的脸上，都显出焦虑、急切，希望孩子从小在竞争中胜出，一路领先前行，成大事、有出息。可是，她们自己却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，人生的第一老师，该如何对孩子循循善诱，让孩子快乐、健康成长？仅仅会把着急呈现给孩子，可能会是一种伤害。

自然，也有这样一对我相熟的母女。经常看到这娘俩走在路上，都是女儿在笑眯眯地“喋喋不休”，当母亲的总是“洗耳恭听”。那母亲有次告诉我，女儿考试得了全班第一，她祝贺女儿，4年级的女儿却俏皮作答：那是学霸们考砸了。这个在课堂上有时把课本垫在屁股下的调皮女儿，这样轻松回答，母亲的脸上是高兴的。女儿曾经在自己的一幅画中写下这样的旁白：身体被束缚，但心还能飞翔。一个不是生活在斥责压力下的孩子，才会让心灵插上翅膀。

每个母亲都希望孩子飞翔着去辉煌的远方，可是，太多的母亲因为苟且于当下的分数，急切于孩子的成熟，压抑了孩子充满童心的对远方的梦想，最后，母亲心中希望的孩子的远方并没有出现。而那些给孩子更多快乐、轻松环境，让孩子按本性成长的母亲，却成全了孩子心中对远方的飞翔，激发了智慧的灵性，母亲心中期待着的孩子的远方，可能就真正实现了。孩子飞翔的远方是诗意的，母亲的远方却总是由物质构成。

一位政治家曾经说过，教育好母亲，就能教育好一个民族。对当今中国，此话值得记取，不仅是对民族，首先是对自己的孩子。

儿童节到了，家长或长辈们又在想给孩子们送什么礼物了！其实，如今孩子们物质生活充裕，也不缺少长辈的疼爱，最缺的礼物就是：快乐。

每到双休日和暑假，一些培训机构门口，便站了许多小家长。原来，他们是送孩子来上特长班、兴趣班的。据一项调查显示，某市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孩子都在周末和暑假上少儿英语、游泳、钢琴、绘画、表演等各种班，不堪重负。

应当说，让孩子多学点知识，无可厚非。可问题在于，孩子毕竟是孩子，正处于发育成长期。如果家长一味地让孩子去“上班”，自然剥夺了孩子休息的权利。长此以往，就可能扼杀了孩子的天性，对身心造成伤害，有的还会引发对立情绪，结果，你家长越是让他学，他越是不愿学。

教育家陶行知曾给学生上过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他把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放在桌子上，然后按住公鸡的头，强迫它吃米，可是大公鸡只叫不吃。他掰开鸡的嘴，把米硬往里塞。大公鸡拼命挣扎，还是不吃。最后他把鸡放到桌子上，自己后退了几步，大公鸡却啄起来米。陶行借此喻示了一个道理：如果强迫孩子学习，他是不快乐的，就算勉强学了，也是食而不化，迟早要还给老师。此外，教育专家指出：儿童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传授多少知识，而在于如何启迪智慧，孩子的学业负担不宜过重，应该快乐、轻松地成长。如今，我们的孩子缺少的恰恰就是快乐。

信心

徐建中

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之后，被终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。那个岛人烟稀少，气候无常，每天，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，一天又一天，他就这样在荒岛上过着寂寥无味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拿破仑的一位密友通过很多方法打听到他被流放在这个荒岛上，于是，这位密友费尽心机，打点了很多，终于给拿破仑带去了一副象棋。这位昔日的皇帝就像遇见了知音一样，象棋成了他的朋友，他常常一个人默默地下棋。他的后半生，几乎都是在和象棋的对话中度过，直至慢慢地死去。

很多年之后，拿破仑下过的这副象棋成了炙手可热的收藏品，几经辗转，这副象棋被一位收藏家以高价购得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这个收藏家发现其中一颗象棋的底面可以打开，当他打开后，惊呆了，原来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如何从这个岛上逃出的详细计划。

我们不禁要为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皇帝叹息：是什么让他没有发现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呢？是信心。当他在滑铁卢战败的时候，当他流放到孤岛的时候，当他与象棋为伴的时候，他的信心，早就消失殆尽了，一颗没有了欲望和激情的心，就成了一副躯壳。

信心，就是一战持久战。当你因为时间，因为挫折，因为环境而不再坚持的时候，信心也就与你背道而驰了。

今宵打谜

江更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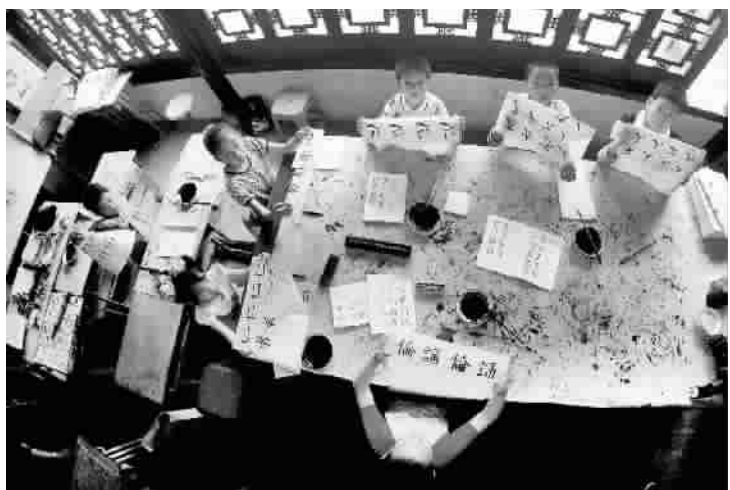
表彰勇敢好少年

（《水浒传》人名三）

昨日谜面：烟雨笼罩

虎丘山（成语）

谜底：吴下阿蒙（注：别解为“苏州下雨，山阿迷蒙”）



罗店，亭前街石桥傍着一间古香古色的建筑，名曰“罗溪草堂”，我被深深地吸引了过去。原来，那里有一位年逾七旬、从前的生产队长、队里的“土秀才”张老伯在免费向孩子们传授书法。据说，“罗溪草堂”在七年间培养了数十名小小书法家，有数十人在“童星杯”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赛中获奖，使罗店镇书法艺术的传统特色后继有人。

正在学写毛笔字的孩子很懂事、很专心、很听话，在张老伯的耐心指导下，一个个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前，手握毛笔写着，每个字都写得有板有眼。我举起一种新颖的、装在长杆上的相机为他们拍照时，那些孩子竟没有一个人觉得新鲜好奇而离开座位围绕着我，而是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把刚刚写好的毛笔字高高举起，举到镜头前要我为他们拍照。我用微型的广角相机，从高角度留下每个孩子脸上的真诚、害羞、甜蜜的微笑瞬间。

